

法国文学研究泰斗、多年老友柳鸣九兄岁末驾鹤西去。虽知他久病,但突闻噩耗,悲感之余,记忆中一桩桩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不禁含泪着笔,聊表怀思。

我是1978年初识鸣九兄。那年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当时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无疑属于“文革”重灾区,所以广州这次会议,承载着广大外国文学工作者和读者要求拨乱反正、重振信心的热切期盼。我国著名外国文学学者,除了钱锺书以外,包括周扬、梅益、姜椿芳、冯至、叶水夫、陈冰夷、季羨林、戈宝权、王佐良、杨周翰等等全到会了。上午大会上,周扬发言中公开批判了“文革”中摧残文化的错误,令首次听到这些活的与会者耳目一新。下午柳鸣九又在大会上,首次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名,他认为,诸如“荒诞派”

上海人喜欢老家具,那些老皮壳老包浆的家具沉淀着已经消失了的岁月留痕,它给沪人带来过去生活的记忆,有的人家至今还保存祖辈遗留的桌椅橱柜舍不得扔掉。名画家谢之光先生对老家具另有想法,某日,陆康在谢家,只见谢老把刚刚从煤球炉上拎下来的开水壶直接放到老红木八仙桌上,一股青烟腾起,桌上烫出一片焦黑的印痕,哎呀,红木台子烫坏了,陆康说道,谢先生淡然一笑,回答:“物是主人才是客,一切顺其自然吧。”某年,陆康家缺少一只饭桌,我陪他去淮国旧,看中一只西洋餐桌,两头拉开是一只长的西餐桌,四十元买下,这个旧桌现在大概值好几千元。现在陆康家的客厅、书房全部是老上海家具,真皮沙发、橡木书柜、核桃木陈列厨、铜吊灯、各式椅子,老上海风情浓浓的,这些老家具是从茂名南路1号他朋友刘骅兄的店里物色来的,从前,店堂里堆满了老家具,踏进店里,灰尘扑面而来,给人一种杂乱的感觉,2019年刘先生在一群上海优秀建筑师们的帮助下改造店堂空间,把这座近百年历史的车行建筑营造成一个当代书画展示和海派文化的交流空间,成为当代海派艺术美学活力场,在此成立了“大沪联合艺术空间”先后举办了许许多多当代书画艺术展览,沙龙讲座,品牌发布会等城市文化活动,踏进茂名南路1号二楼,白色背景下的几个弧形门洞,大块面的欧洲蓝、北欧灰色调构成一个个巧妙的空间,在现代灯饰光源照射下一件件展品好像画龙点睛,每个展厅里陈列着一组组海派老家具搭配得恰到好处,在这里面得到新生,在前阵子的“看艺术,佳和第一眼”艺术雅集开幕式上我遇见了活跃在当代美学领域里的画家、评论家等朋友,这里成了新文化艺术网红打卡地。

名印家陈巨来先生住富民路,记得他家家具简单,巨老和他太太各人一只小沙发,巨老几十年来就在一只有着白色玻璃灯罩的60瓦吊灯下刻出了中国一流的印章,吃饭看书写字都在这旧桌子上。

老家具能活力再现吗?能!我家原来住在新昌路祥康里,三楼一户广东老太太的几间房子空关,1970年她家搬家,我父亲看见从亭子间里拉出一只有四格玻璃门的褐漆老书橱要处理掉,我父亲出30元买了下来,这个旧家具一直用到1997年父亲去世,再后来这口书橱出售了1000元,这也是使用老家具的魅力所在。

我朋友嘉定明徽山房的尹昊兄收藏了许多明清黄花梨、紫檀书房家具,只收进不出售,他说,他集藏的这些硬木书房家具线条流畅,做工精良,老家具虽然蒙尘,但你可以从简洁的线条,古朴的造型,厚泽的包浆中审视出它的内在美,放在家里用,感觉特别舒服,与人分外亲近,它能给人带来踏实感和愉悦感,它陪伴着我们的生活,焕发出它的美,其实老家具的审美与古玉、紫砂壶一样,好的料做工才好,他现在的明徽山房就是为了这些明清老家具而安的这个家,近几年来,这里举办了一些公益书画艺术展览及文化沙龙活动。欢迎朋友们有空可以来这里看看老家具,观赏名家书画展览,品茗、闲聊,让新时代的生活更温润而有质感。

典文学家,诸如左拉、雨果、福楼拜、伏尔泰、阿拉贡等几乎全研究到了。他的著作更是多得惊人,仅凭《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部、1500万字,《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5卷、600万字,《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800万字这三套书,就可见其著作成果之丰富。所以柳鸣九在学术界,被人尊称为法国文学园地的“中国农夫”。

因为我知道他主要搞研究,所以无意向他约译书稿,但遇事求他,他总是极力相助。有一年我主办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原本聘请的一位评委因出国来不了,我立即找柳鸣九出席“救场”,他欣然答应。记得那次评委会上,当讨论到译林版《尤利西斯》时,柳鸣九认为,作者乔伊斯,译者萧乾、文洁若,萧乾写的长序,肯定这是一本名作者、名译者、名序言的“三名书”。后来这个译本果然评上一等奖,随后又评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我知道柳鸣九对钱锺书、杨绛夫妇非常尊敬,双方关系很好。“文革”时期柳鸣九经济困难,杨绛曾多次给予经济帮助。杨绛与我闲聊时,也常赞赏柳鸣九的才华。有一年有人批评杨绛翻译的《堂吉珂德》,其译文比别人少了好几万字。杨绛解释说,她是使用唐朝刘知几“点烦”手法,尽量精简译文中烦冗之字。对此曾引发一场争论。一次赴京,我同鸣九兄谈及此事,他十分支持杨绛,认为杨绛完全是从尊重作者塞万提斯出发。他说:“这不仅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人,而是真正做到了会尊重人。”我理解,柳鸣九自己也是一个会尊重他人的人。

杨绛写过一本《我们仨》,而柳鸣九却写过《他们仨》。有一次我问鸣九兄这两本书有什么差别。他笑答:没法比,杨老师是从妻子、母亲的视野,回顾她同丈夫和女儿相处的情景,许多细节充满着爱;而我是从父亲和祖父的角

从小至今,徐汇一直是我心目中充满海派风情和文化气息的地域。闻名遐迩的建筑自不必说,那些藏在弄堂里的花园小楼也让我充满了好奇。求学时,老师住在永嘉路,每次去她家,进弄堂穿过小花园从户外的大石扶梯走上三楼,在门口掬电铃时总是怦怦跳的……工作后,和徐汇的交集就越来越多了,我把她概括为“书缘”。因为好像所有的缘都是围绕着看书、读书、说书、听书而来的。

上海图书馆在旧址时,我已经拥有了一张借阅卡,新馆搬到徐汇后,我当然不能放弃这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待遇,在那里借书、买书、做过讲座,吃过好多顿饭,那里的读者食堂还是不错的。当然,渊源最深的要数徐汇区图书馆了,作为一名评弹演员,对这个图一直有一份如遇之情。也许因为评弹这个曲种俗称说书,评弹演员也被称为“说书先生”,是一个“书”字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这一近就是二十余年,在她的新馆落成后,我们一定还会走得更近更近。徐图的数任领导对评弹这一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代表性曲种的支持和传播让我们深为感动,曾经

甘蔗原产印度。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属下告诉他此地出产一种不需要蜜蜂就能产出蜜糖的草,这种产蜜的草就是甘蔗。说甘蔗是草,听起来似乎有点可笑,但甘蔗的确是禾本科的草本植物,只是它的体型比人们普遍认知的草硕大些。

甘蔗一般深秋上市,可以一直吃到初春。冬日里晒着太阳啃一节甘蔗是种微妙的享受。小时候,父母买回来的是成捆截短的甘蔗,吃的时候一人抽出一根,用牙把甘蔗皮撕下,咬掉粗硬的节,嚼出丰盈的汁水。这颇有点复杂的过程需要专注,龇牙咧嘴地撕咬也绝不文雅,很难与人交谈或共享。小孩子并没有多少耐心,但一节甘蔗就能让我静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啃上半天,面前放一个吐渣的脸盆。吃甘蔗,为的当然是获取慷慨的甘甜,甘蔗在齿间清脆的断裂声和牙龈微微的刺痛感也让人觉得刺激,毕竟吃东西很少能这样放肆地发出声响。

如今买甘蔗,是到水果摊自己指定一整根,让店里的人削去顶梢,只留粗壮的部分,再用刀削皮。甘蔗刀看上去似乎有点笨重,但持刀者手起刀落,动作如行云流水,三下

度,来回味与儿子和孙女相处间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后辈的爱和期盼。我虽然没见过他的儿子和孙女,但从柳鸣九夫人朱虹那里得知,鸣九兄对这位孙女可真是疼爱有加,尤其是晚年丧子之后,对孙女更是呵护备至了。

鸣九兄一生学术卓著,声望极高,但他为人低调,生活简朴。至今还住在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单居陋室中,家中最显赫的财产,就是书。狭窄的书房里,仅他自己的著作就不下四百本。柳鸣九走了,但他留下的人品和书香,将永久留在人们的心中。



鱼归 (油画) 李藻华

每个双休日的演出场场爆满,评弹艺术系列讲座讲了十多年,长三角地区的评弹名家几乎都到过了徐图,我也打趣地说:真的都要讲完了,要没啥讲了……然而一期期的讲座还是预约踊跃,气氛热烈,促使我们不断挖掘更多的精彩内涵去讲去弘扬。

近些年来评弹艺术在徐汇的多点开花

我和徐汇的“书”缘

高博文

让我们更深深感受到这个文化大区的精细手笔和高度自信。评弹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江南人最喜爱的声音,她被称为“文艺轻骑兵”,最善于贴近群众、反映时代、走进基层。国家非遗日上海评弹团在建业里举办的评弹金曲演唱会引起极大的反响,情景交融的沉浸式表演让人心旷神怡,网络受众达数百万之多。我们在徐汇区文化馆芳草书苑、田林社区文化中心的长篇连续演出和每年重阳、新年的惠民演出非但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还引来了全市各区

用,水分会冲淡糖分,因此根部更甜而顶梢滋味相对较淡。顾恺之的自尾至本倒啖甘蔗果然是渐入佳境。

某日去吃私房菜,溪鱼、自制的香干炒芦蒿都出彩,山芋粉擀的饺子皮也很少,我在心里默默祈愿:餐后水果千万别是千篇一律的西瓜或橙子。结果上来的是切成薄片的甘蔗,直接用手拈来吃,果然相当不俗。有时在街边看到卖现榨甘蔗汁,我也会买上一杯。榨汁的甘蔗大多是细细的青皮甘蔗。榨干的甘蔗渣从榨汁机里出来时,已经被轧得极扁,堆在纸箱里白花花的片。一次性杯子里的甘蔗汁绿而通透,像上好的玉石,那种醇厚的甜起初让人有点不适应,随后却一口口贪婪地吞了下去。

2018年我去冲绳旅游,乡间大片的甘蔗田随处可见。导游说,甘蔗植株很高,但因为多节可以缓冲风的冲击,即便是台风肆虐的季节也不会倒伏在地。冲绳有首著名的民谣叫《岛歌》,歌里唱到了甘蔗林,相爱的人在那里邂逅又离别,听上去比山林和海边更有地方风味。享用了那么多年甘蔗,终于见到它在蓝天和黑土间的风姿。当然,了解一种植物,永远都不会太晚。

守护者

许桂林

这得益于她对我们的家访。她利用星期天跑遍了我們每个同学的家。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同学小赵在家门口写作业。其时夕阳正在天边燃烧,阮先生就从那燃烧的夕阳余晖中款款地向我们走来。那一刻的她,披着阳光,全身沐浴着金色的光泽,有一种令人不可方物的美。

阮先生教的是英语。却常常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找一些脍炙人口的中文文章读给我们听。她常常沉浸在那些文章的意境里,带动我们全体同学和她一起热泪盈眶。她还带着我们举办了一次赛诗会,就是这一年的中学教育,先生让我们班出了好几个作家、教授、音乐家以及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才。

阮先生每天陪我们在课堂上学习各种知识,她带我们欣赏名作,和我们一起参加游泳、踢足球,甚至和我们一起嬉闹。先生有记事的习惯,她把我們每天的点滴之事记在心里或记在本子上。

忽然有一天,一声响

乃至周边苏浙地区爱好者的追捧。天平街道66梧桐院·邻里汇,坐落的位置和颇有腔调的英式风格建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既是一个服务社区居民的综合中心,也是网红们打卡参观的热门景点。在我們和街道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那里也开设了评弹演出,很多老年朋友在价廉物美的邻里餐厅用餐,稍事休息后,可以喝着茶,欣赏一场评弹演出。我们的著名演员和青年新秀都会安排去那里献艺,根据社区演出的特点,演员们在说正书之前,会先说上一小段徐汇的故事,历史掌故、红色事迹、风土人情都是我们的说唱的题材。接地气、送到家门口的演出让观众们交口称赞。

一座城市的温度冷暖需要精细地维护,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坚定的自信。我们在徐汇的文明实践中热烈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氛围,我们也会继续在徐汇这片文化的沃土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江南声音。祝福徐汇。

每一次别离都是为了更好地相逢。请读明日本栏。

阅读徐汇 责编:郭影

海派家具岁月留痕

杨忠明

